

紅 牆

著 杉 馬

紅 牆

馬
彬
著

紅 牆

著 者 馬 彬

出版者 大家出版社

上海外灘七號四樓

電話 一一九一五
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初版 每冊實售 元

目 錄

秀貞	一
紅牆	二一
籃橋驛	三四
娥皇與女英	四九
火神	六四
蒼頡	七九
不周山崩時	九二
牧女	九八
熊的故事	一〇六
暗箭	一一四

秀貞

一

從門隙中望進去，煤油燈已經捏小了。

她很安靜地躺在床上，眼睛睜着，似乎在端相壁上的聖母像。我怕與那道平板而呆滯的目光相遇，輕輕退轉來，在燈上吸燃一支煙，想寫點東西，但一坐到桌前，又什麼都記不起來。

像一般自以為做了善事的人一樣，我的神志，沾染了空虛的興奮，身體有如一口滿貯水汽的鍋爐，在裏面奔騰反覆，只想鑽突出去；好發洩這滿身精力。但屋外的夜很靜，遠處，偶有一二聲犬吠，油燈的玻璃罩已泛上一層沌白的暈翳，鄰室也漸漸傳出輕微的鼾聲。

她睡着了！我忽然覺得自己的激奮近於愚昧，在戰亂的年頭，收留一個流離失所的女孩子，不也很平常嗎？於是，我又想到她那黃澄澄的，毫無表情的面龐。

——還是一個月之前的事情，我從吉安乘輪船回來，那天很懊悶，船裏耽不住，我拿了把帆布椅坐在船尾陰處，那裏躺着個約模十三四歲的女孩，臉尖尖地，很瘦弱，嘴唇皮有點龜裂，圓圓的眼睛呆望着船後濺起的水沫，看樣子，她是患着極嚴重的熱症。

她穿着不合身的粗藍布短裝，赤着腳，有幾隻蒼蠅在她瘦骨峻峭的腳裸邊爬動，但她似毫無所知，祇是木然凝視，我以爲她已經失去知覺了。

一個老舵工提了把茶壺過來，篩了大半碗給她，然後自己蹲下來，摸摸她的額角。「覺得好點嗎？」

她微微點頭，睫毛上滾落兩滴眼淚，呆滯的臉色起了變化，有一種莊穆的似笑非笑的神容，但一眨眼間，立刻又回復了先前的平靜。

老人嘆口氣，掏出烟來。

「是你的孫女？」我爲孩子奇怪的內蘊而訝異。

老舵工搖搖頭，噴出口烟，順手撫摸她瘦削的腮肚：

「一個沒有父母的孤哀子。」

孩子忽然把目光移到我身上，她祇冷冷地一瞥，但非常銳利，似乎並不屑於我的關懷。

「那末是你收留的了？」

「嗯，在半年前頭，她跑上船來，到泰和，不肯下去，問她，說祇有一個人，沒有地方可去，我看她很文靜，便留了下來——」

「現在生什麼病？」

「不曉得，吃了幾服單方，也不見得好；將近一個月了。」老人很感慨地望着孩子：「回頭到吉安，想法子弄點錢找大夫瞧瞧，這孩子也怪可憐，平常又不曾說話。」

孩子似乎不大願意老人講她，把手放在他膝上，要再喝點茶。

「你覺得那裏不舒服？」我捏着她纖小的手，發覺體溫很高。

她仍舊冷冷地看我一眼，縮回手去。

老舵工笑了，他告訴我孩子的脾氣很拗執，不大願意和陌生人說話的。

輪船的速率漸漸減低，泰和已經到了，我忽然想起省立醫院有相熟的醫師，照醫院的規例，赤貧是可以免費的，我告訴老舵工，並且寫她寫了一紙介紹書。

第二天早晨，老人到我辦公的地方，要我再填一份保證書。

「醫生要她住院嗎？」

「是的，謝謝先生。」

這之後，我已經忘記了有過這回事，但今天中午，我從辦公處回來，有一個女孩站在門口，我開門進去，她也跟了進來，起初我以爲是鄰家的女兒來向我借筆硯的，但她倚門而站，直望着我。

「做什麼？」

「不認得了吧！」

我搖搖頭，在我記憶中，實在尋不出一個南昌女孩子來。

「我叫秀貞……」

我忽然想起一個月前頭曾經填過一份保證書，那上面的名字就叫沈秀貞——

「你好了嗎？」我模糊記得在船上看見過的有着矜持底神容的面龐。

她點點頭，坐在門邊一張藤椅上。

「你怎麼知道我住的地方？」

「你在保證書上不是寫着住址的嗎！」她弄着自己的衣角，冷冷目光掃過全室，立刻低垂下來：「你一個人住着。」

「嗯。」我看她赤着的腳，粗藍布的褲子，梳整齊了的頭髮，以及毫無表情的臉，

想不出有什麼話可說。

「我又變成一個人了。」

「老舵工呢？」我覺得孩子的行動很奧秘。

「他們的船當軍差去了。」

「那怎麼辦？」

「不曉得。」她微笑着，像講別人的事一樣不開心。

「你自己的家呢？」

「從來就沒有家的。」

「總得有一個地方住呀！」

「我也這樣想。」她繼續弄着衣角，我倒了一杯開水給她。「你的地方好住嗎？」

我對她突來的要求覺得很好笑，正考慮怎樣拒絕的時候，她站起來：「不方便也不要緊，我可以在馬路旁邊睡幾夜。」她態度很從容，但當我們的目光相遇底時節，我忽然看出她內心底痛苦，經過不少橫逆的磨練，她學會了怎樣深藏自己真實的情操，但在不經意中，被我窺探到在艱苦中掙扎的創痕。

「可以的，沒有什麼不方便。」我也站起來。

下午，我在服務的機關裏借到張帆布床，買了雙布鞋和幾件舊衣。

她平靜地把床鋪安放在一個適宜的位置；我滿想她會向我道謝，但她似乎忘記了我

收留她這件事，晚飯以後，隨便問我一點日常生活情形，便守着沉默，一直到我懷疑她已經有十六歲的時候，才冷冷地回答我一句話：

「窮人家的孩子往往是瘦小的。」

我帶着些微的惆悵走回自己的臥室。

二

日子在平靜中過去，我的生活起了小小的變化，和孩子在一起，自然排除了不少寂寞，但也平添了無謂的煩惱：在最初幾天，我的好奇心還勝過已經在滋長的厭惡。但漸漸地我體驗出她對我的敵意很深，我努力抑制自己的感情，不使孩子的自尊心受到損傷，在十多天的共同生活中，我知道她有過極悲慘的遭遇，現在乖戾的性情，大概是在逆境中培養發芽，昇華而成的吧！據她自己說曾經在初中唸過書，那末，她的童年，應該是很幸福的，在南昌，一個女孩子能夠受初中教育，家境當然不會十分壞，但她從來不談自己的家境，幾次都規避我的問話，祇是說像這樣的流浪生活，已經有

「年了。」

我們在家裏，相對默坐的時間居多，她整日翻翻最不適宜於她讀的書籍，不說話，也很難看到笑容，早晨，我起來燒洗臉水，她出去買早點，中午和晚上則跟我去鄰近一家小食店吃飯，她曾經自告奮勇担起燒飯的差使，但祇有三天，她厭倦了，我也怕吃她那些半生不熟的飯，有一次她告訴我炭灰把房子弄髒了，她是很愛潔淨的，自從她搬進來以後，屋內的確纖塵不染，連書座上也弄得有條不紊，而且從不失一張紙片，這是我對她最有好感的一點。

又一次，當我中午回來，她忽然告訴我：

「到外面去吃飯吧！」

「懶得燒嗎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我看到她臉上浮出得意的笑容，有一般孩子的嬌媚：

「那又爲什麼？」

「我把燒飯傢伙全都擲了。」她指着屋角：「反正弄不好，留着多討厭！」她微啣一聲，自然地流出得到報復的快感。

我自然不大愜意，但爲了珍惜她那稀有的笑容，我強作愉快邀她出去吃飯。

在飯桌上，她像小鳥一樣咕噪着，講述怎樣把一只碗，一口鍋，沉到江裏去，我沒響應着，內心却很悶鬱，我想着孩子反常的性情，想着她底將來，想着自己怎樣打發這個來歷不明的孤兒，她最好自然是繼續讀書，但這些年來，我自家的行蹤飄忽無定，又怎能長久挈帶一個孩子，我後悔當時冒失的慷慨。

我草草吃完飯，就到辦公處去，她並未看出我的抑鬱，欣快地跑回去。

下午，她忽然來到我的辦公處，這是第一次，我很納罕。

「早點回去好吧！」她姐姐地望着旁邊的幾位同事。

「好的。」我整理了桌上的文件，跟她出去，她今天穿着新近縫製的藍布旗袍，容光煥發，長留在臉上的陰霾，也一掃而盡，我忘記了剛才的憂慮：「你今天漂亮

了！」

「真的嗎？」她側仰起頭，笑得很好看。

「我願意看你笑。」

「但有時候笑不出來。」她拉住我的衣袖：「到江邊走走好嗎？」

我們沿着公路，走下坡，到達淺沙平鋪的江畔。

「你平常爲什麼老不說話。」

「沒有話可說。」

「但現在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」她用腳踢着浮沙：「今天好像高興一點。」

「爲什麼平時要不高興呢？從小就不高興嗎？」

「從小——」她忽然停住了，機警地把談話轉移了方向：「你從前到過江西沒有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於是她開始講述贛江流域承平時代的景象，關於江水的種種傳說。

直到暮色低迷時分，我提議進城去吃夜飯。

在一家川菜館裏吃畢豐盛的晚餐，剛一出門，她忽然拿我一推，急疾地穿過馬路。

「秀貞，秀貞！」一個穿工裝的男孩在後面追她。

「秀貞！」我愕然於這突發事件，也匆匆跨過馬路。

聽到我的喊聲，她停下來，當我走近時，那男孩已拉住她的手，秀貞在驚恐中有着

怒意：

「什麼事？」

男孩怔怔地望着我。

「他是我弟弟——」秀貞急促地說。

「媽在那邊！」男孩的聲音顫抖，眼淚隨即流了下來。

我順着他手指的地方看去，一個中年婦人正避進我們剛才出來的酒館。

「是不是你母親？」

秀貞把頭倚着我前胸，全身可怕地痙攣着。

「男孩放聲哭了。」

「弟弟，你……回去……」秀貞撫着他的頭，哽咽着。男孩沒有動靜，她忽然站直，掙脫他拉着的手：「回去呵！」

「你家住在什麼地方？」我問呆了的男孩，他和秀貞一樣有着圓黑的眸子。

「新開路九號。」

秀貞趁這個時候走開了，我盡力哄他到對面酒館裏去尋他的母親，轉身追她在奔跑的秀貞。

她神色沮喪，我不敢問這意外的事件，默默伴她回去。

到家以後，她漸漸恢復了平靜。對着我探詢的目光，淡淡地說：

「覺得奇怪嗎？」

「我不明白。」

「那個孩子是我嫡親弟弟。」

「你不是說沒有家的嗎？」

「現在還是沒有呀！」

「我不懂！」

她沉默了，我知道這是孩子性情與生活的重要關鍵，努力探索下去：

「爲什麼要把一切都隱瞞呢？給我知道了你的底細，又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不是隱瞞，我恨他們——」她遲疑地望着我，聲音轉得低黯了；「我有一個很好

的父親，他是做醫生的，在打仗的時候死了！我母親——就是你剛才看到的那個女人

——恨我，而且她轉嫁了人，我不願跟去，就獨自飄流在外頭……，」她說：「我小時候過得很舒服，所以現在連飯都不會燒。」

她圓圓的眼球充滿了淚水，我攆她過來：

「你不能原諒自己的母親嗎？」

「不，我恨她到死！」

「但還有你弟弟！」

「他已經不姓沈了。」